2026年第48期新闻稿：巴勒斯坦有权拥有未来



《穆罕默德回家》，伊纳斯·亚辛（巴勒斯坦）作于*202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加沙即将迎来冬季。随着雨季到来、气温逐渐下降，巴勒斯坦200多万人民的基本生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儿童处境尤为艰难，而以色列随时可能发动的轰炸，也让当地家庭始终无法摆脱恐惧。如今，国际媒体的镜头已经转向其他地方，但加沙的破坏仍在继续，当地民众每天依然生活在战争带来的苦难之中。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报告指出**，供发电机使用的润滑油已经断供数周；84%的加沙居民经常遭遇断水，而且毫无规律，获得安全、清洁、稳定的水源何其之难；另有198万人

（占当地总人口的94%）急需住所和生活必需品等援助。美国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打压**始于2018年**，特朗普政府率先削减对该机构的支持，拜登政府上台后也没有改变这一政策，使该机构的资金困境进一步加剧。截至**2024年1月底**，已有15个国家宣布暂停向该机构提供资金。其中，有9个国家在2022年提供的资金合计超过了该机构当年预算的一半以上。此后，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对该机构的资助，但美国至今没有恢复。相比各国何时暂停援助、何时恢复援助，更值得关注的是眼下的现实：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正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苦苦挣扎。

由美国主导成立的**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声称，近东救济工程处不应继续在加沙开展工作，其职能完全可以由其他合作方接手。联合国体系内的其他领域也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动向。在以色列对加沙实施种族灭绝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新任执行主任卢克·J·林德伯格（Luke J. Lindberg）曾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他也曾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2024年11月20日，他在**Instagram**上向内塔尼亚胡发文，称：“愿你取得彻底且无条件的胜利。”问题并不只是巴勒斯坦人民能否获得人道主义援助——这当然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正如加沙巴勒斯坦官员伊斯梅尔·萨瓦卜塔（Ismail al-Thawabta）所强调的，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威胁的不仅仅是一个援助机构，更是整个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设立，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难民所负有的持续责任，不能仅将其视为一个承包机构，更不能因为占领国反对，就随意找其他机构取而代之。换句话说，捍卫近东救济工程处，就是捍卫巴勒斯坦人民作为难民的法律地位，以及那些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的权利，其中包括**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所确认的回归权。这也意味着，我们是在捍卫巴勒斯坦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而不是仅仅将他们视为等待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的对象。对于有能力的人士，请考虑通过**捐款**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



《笼罩在蓝色中》，哈立德·霍拉尼（巴勒斯坦）作于*2026*年。

几周前，当巴勒斯坦家庭奋力守护自己在约旦河西岸的橄榄园和家园时，我与几位常驻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学者进行了交谈。我们对国际社会深感失望：它不仅未能阻止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对以色列不断吞并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行径也视而不见。我们还聊到了以色列最近举行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生活在以色列1948年边界内的巴勒斯坦人，尽管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但仍以创纪录的投票人数表达了对种族灭绝和占领的抗议：在115.9万名符合投票资格的阿拉伯选民中，近100万人参加了投票，创下近30年来的最高投票率之一。他们投票支持联合名单联盟（Joint List），这是一个由哈

达什党（Hadash，即由以色列共产党领导的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塔阿勒党（Ta'al，即阿拉伯革新运动）和巴拉德党（Balad，即全国民主联盟）组成的选举联盟。此外，还有一些选民投票支持独立参选的拉阿姆党（Ra'am），该党植根于以色列伊斯兰运动。这些选票帮助代表巴勒斯坦民众的政党在以色列120席议会中赢得了创纪录的19席，比此前2020年创下的15席纪录多出4席，接近议会总席位的六分之一。然而，尽管巴勒斯坦政党在议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代表席位，以色列主要政党仍拒绝让它们加入执政联盟。这再次暴露出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种族隔离本质。

我们在拉姆安拉交谈时一致认为，尽管如此，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投票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仍然重要。我们还谈到了世界各地声援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例如，组织者估计，2023年11月印尼**雅加达**有超过200万人参加示威；2024年1月也门**萨那**有100万人参加；2025年10月意大利**罗马**的示威人数则超过100万），然而，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声援行动，我们也不禁追问：为什么如此广泛而强大的动员，依然没能阻止这场通过直播呈现在全世界眼前的种族灭绝？人们是否已经感到沮丧、渐渐失去信心？面对巴勒斯坦持续遭受的攻击，是否也开始感到疲惫？如果争取巴勒斯坦的斗争看起来注定徒劳，那么世界各地的我们又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有三个理由应当指引我们继续前行：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斗志，促使各国政府恪守巴勒斯坦人民自决这一原则，以及要求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向加桑·卡纳法尼致敬》，萨米娅·哈拉比（巴勒斯坦）作于*2017*年。

巴勒斯坦人民的斗志。人们常常谈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坚韧与坚守，即 *sumud*。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持续不断的残暴行径，已经给生活在其统治下、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巴勒斯坦人造成了沉重伤害。殖民暴力不断压缩人们争取解放的空间，迫使他们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维持生存，以至于解放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无论是在内罗毕举行的一场游行，还是比利时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以色列的军事装备，这些行动都向隔离墙另一边的巴勒斯坦人传递着一个明确的信息：你们的斗争牵动着全人类的良知，而我们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声援你们。

“斗志”一词很容易被误解。 巴勒斯坦人没有义务为了满足世人的期待，而时刻表现出勇敢和坚强。

面对难以承受的处境，感到疲惫、悲伤、恐惧和愤怒，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类情感。我们不能一边赞美 *sumud* 所代表的坚韧与坚守，一边又把它变成只能由巴勒斯坦人独自承担的重担。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样有责任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要跨越人为的隔离和分界，与巴勒斯坦人建立联系；要追究本国机构的责任，要求它们为参与占领和种族灭绝的行为负责；还要捍卫巴勒斯坦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当我们阅读巴勒斯坦文学、展示巴勒斯坦艺术作品，或讲授巴勒斯坦历史时，就能避免让巴勒斯坦只剩下灾难的影像，也能借此了解巴勒斯坦社会内部的各种讨论、幽默、智慧与追求。这正是我们加强政治声援的方式。



《人与山羊》，祖尔法·萨迪（巴勒斯坦）作于约20世纪40年代。

民族自决。有两点需要同时看到：一方面，“两国方案”可能成为以色列为其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开脱的借口（正如我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但另一方面，只要国际社会仍然坚持两国方案，就意味着仍然承认巴勒斯坦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意味着反对以色列吞并本应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如果国际社会组成的多边体系放弃巴勒斯坦建国这一目标，就等于让以色列在政治上取得胜利。这样一来，以色列永久侵占东耶路撒冷、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也就少了一道重要的国际政治障碍。当然，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不取决于外交辞令。但国际法院在2024年7月发表的**咨询意见**中，认定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同时也明确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享有民族自决权，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独立、享有主权并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国家的权利。

支持“两国方案”的声明必须落实为具体行动：承认巴勒斯坦国，反对吞并巴勒斯坦领土，采取措施禁止与以色列定居点进行贸易，并停止向维持占领的军事体系提供援助。各国政府不能一边在联合国宣称支持巴勒斯坦独立，一边又出资支持那些阻碍巴勒斯坦实现独立的力量。声援巴勒斯坦的政治行动可以从这种矛盾中找到介入和推动改变的空间。



《橙子》，塔玛姆·阿拉克哈尔（巴勒斯坦）作于1997年。

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权利。数十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压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活动和组织力量。

它通过暗杀、监禁巴勒斯坦领导人，将巴勒斯坦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列为“恐怖组织”，并限制巴勒斯坦人民结社、集会的自由，试图从根本上剥夺他们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权利。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将监狱作为打压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的手段。巴勒斯坦高级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outi）和艾哈迈德·萨阿达特（Ahmad Sa’adat）等人，遭以色列长期关押，至今已近25年了。

因此，国际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Peoples’ Assembly）发起的“巴勒斯坦人民政治权利”**运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并广泛传播这一运动的相关材料，其中有一段尤其发人深省：

> 以色列占领者试图阻止巴勒斯坦人在监狱中继续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为此，他们采取了单独监禁、频繁转移囚犯、禁止囚犯与外界通信，以及打压囚犯内部委员会等措施。这些做法都反映出以色列当局深深的恐惧：即使身陷囹圄，巴勒斯坦人依然没有停止组织和斗争。以瓦利德·达卡（Walid Daqqa）为代表的巴勒斯坦囚犯，留下了深远的思想和政治遗产。他在数十年的牢狱生活中，依然坚持思考和写作，将监狱变成传播激进思想的空间。这也表明，监狱并不能彻底扼杀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生命。

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政治生活的权利，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就只会是一个等待他人来管理和处置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必须拒绝这种视角。加沙重建必须以巴勒斯坦人民拥有政治主导权和广泛参与权为前提。释放政治犯、保护政治组织者，以及让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建立独立自主的机构，都应当成为争取真正和平的斗争所不可或缺的内容。



《扎根》，哈利勒·拉巴赫（巴勒斯坦）作于*2022*年。

我们披上巴勒斯坦传统头巾（keffiyeh），举着旗帜和标语走上街头，要求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同时也是在捍卫我们自身的人性与尊严。巴勒斯坦人民有权留在自己的土地上，有权回归家园，有权自主治理，也有权憧憬一个不再被废墟笼罩的未来。我们的团结与声援，应当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继续争取属于他们的未来。

最近，我与罗杰·沃特斯（Roger Waters）谈到了他与巴勒斯坦创作型歌手莫娜·米亚里（Mona Miari）合作推出的**《重新演绎〈Comfortably Numb〉》**（Comfortably Numb Re-imagined）。这首歌的收益将捐赠给**巴勒斯坦儿童救济基金会**（Palestine Children's Relief Fund），这也是将声援转化为实际支持的一种方式。歌曲中有一句歌词："是时候在沙地上划出一条新的界线了。"借着这句话，我也想在这片沙地上刻下这几行诗，送给大家：

> 各国齐聚一堂，共享掰开的面包。
> 没有任何否决权能让饥饿者的呐喊归于沉寂。
> 和平的条件应由那些饱经创伤的人来拟定。
> 逝者被一一唤起，以生前的名字被铭记。

> 巴勒斯坦坐上本属于自己的席位，
> 孩子们再次说出树木与田野的名字。
> 当坦克主宰街头，宪章只是一纸空文。
> 当轰炸机的阴影仍笼罩大地，和平便无从扎根。

热忱的，

Vijay